

四明叢書

張宗祥

碧川文選卷五

明鄞楊守卬惟立撰

明鄞李康先嵇仲選

世美堂記

崑山王君益致謙名其所居之堂曰世美走書京師屬
中書舍人張君濟美請余記之濟美之言曰王氏先
大名人自晉公顯於漢周之際逮事宋藝祖太宗爲名
臣其子文正公遂事眞宗爲名相其孫懿敏公又事仁
宗以直諫名家聲奕然世謂之三槐王氏懿敏後四世

有諱軫者爲吏部尙書徙居宛丘又三世有諱俛者爲工部尙書南渡時遷越之餘姚又五世有諱嶠者爲平江照磨其子舉之始家崑山自平江以上簪紱蟬聯不絕由崑山以來被服章布迨致謙又五世矣致謙倜儻好義工詩而尙文嘗取自宋迄今名公鉅儒爲其先世所作之文輯爲世美錄迺復以是名其堂所以宣昭前烈振厲後昆也願爲一言以章之余於致謙未之識於其家世未之詳然以濟美非妄語者乃爲之言曰天下之至美者莫如德德充於身施於事業無弗美者孟子

以善信之充實爲美文言以德美之發於事業爲美之
至故高陽氏之八愷高辛氏之八元伊尹伊陟之父子
召奭召虎之祖孫皆以盛德大業世濟其美非徒以駢
圭襲組爲榮後世世祿之家夥矣獨漢之諸楊唐之諸
蕭史稱之曰德業相繼曰名德相望蓋庶幾焉其有爵
位軼於前德業替於後如公慚卿卿慚長者可以爲美
乎若王氏者晉公作於前文正闡於後懿敏從而述之
德業聞望雖未必匹休元愷之徒至比於蕭楊輩罔俾
專美於漢唐矣其視夫有慚德者何如邪故傳世幾二

十歷年踰五百承芳趾美者代有其人雖於今爲庶而致謙又汲汲焉以光前啓後爲志則其後將復興而其世美庸有旣乎余不佞不能爲斯堂致輪奐之頌惟以無念爾祖聿修厥德之詩爲凡居是堂者告焉雖然王氏三槐之堂子瞻銘之清虛之堂子由記之至今膾炙人口文之至美者也余以不美之文記斯堂猶之小蟲水草蜚吻澁齒啖者吐之寧不累堂之美乎致謙尙求如二蘇者重發揮之庶增堂之美以掩余文之不美哉

龍巖縣修城記

洪武初王師取閩八郡以次歸附漳之屬邑曰龍巖者
壤地斗僻介於兩越之間寇警間作因戍以兵築土城
以環縣治久之警息戍撤而城亦浸圯正統末沙尤盜
起蔓延隣壤凡邑之乏城守者苦之龍巖尤甚盜旣平
邑人誠前慮後累疏於朝請復城戍未報成化某年巡
撫都御史滕公某申請始得旨復城立守禦千戶所未
及經畫而滕公去閩張公某繼之遂圖興造眾議未協
惟都指揮吳公杲贊之按察僉事周公謨余公諒又推
知縣韋侯濟爲可任而從與之於是張公屬韋侯任其

事顧舊城區域若干里公私之宇物其中欲置千戶所
非廣其城不可然城南已逼溪而城北有社稷邑厲壇
旁多巨墓乃命墓有後者改葬無後者哀葬於屏處樹
石碣曰叢巨又徙二壇而遠之併其地廣凡若干里遂
興版築鑿石爲址而累甃其上崇厚壯固舉合程度卽
新廣之地中建守禦官廨署左右爲卒伍廬舍前立武
安坊以表之初南城無譙門有橋曰龍津前跨溪後枕
街城缺其中以屬於橋因卽橋亭以爲門殊非城制欲
更立城門於橋後則臨街廛居當毀撤以百數民不便

迺合累石於溪中廣數百步袤數十步實土築之以與橋平截橋亭後一間以立城基作譙樓其上是爲南門合四隅凡爲門者五五門皆有譙樓堅緻偉麗實與城稱其水石瓦甍匠傭之費動以萬計一邑不能獨辦張公令漳汀興化三郡取庸錢給之最後分巡僉事馮公俊亦以贖刑之金資之經始於十一年冬迨十三年夏功垂成而韋侯陞福州府同知以去繼其任者陶侯博又能成其所未成若耕終畝若素加繪凡城制所宜有者悉備焉邑致仕教授蔣輔暨鄉耆蘇元輩僉謀記其

續而蘇之子鏞與余同年進士遂屬余記惟古之有國
邑者必爲之城以保民而防寇大都小邑城各有制近
世國都州郡皆城而縣邑不城其城之者必壯縣巖邑
也龍巖之邑始以寇警而城之城旣立而寇以息城旣
圯而殘於寇其爲邑之利害民之休戚較然矣今復廣
而修之足以防未然威不軌其爲邑民之休利豈有旣
乎都憲諸公尸其事而韋侯克任其事陶侯又述而成
之是皆宜書之以刻示後人也雖然高城深池不如人
和禮義廉恥可爲金城知繭絲保障之輕重斯城無叛

民然則所以保民防寇者固不可無城亦不可徒恃乎城故併書之以爲凡蒞是邑守是城者勵焉

眞定府元氏縣學記

五等之國廢而郡縣立三物之教弛而科第興郡縣立天下之治不如古科第興天下之教不古若爲世道計者未嘗不欲復古之制然廢弛久而欲盡復之豈易能哉善法古者不惟其制惟其意不循其迹循其道則雖由乎今之法制亦自可以興古之治教若曰必盡復古制而後可以有爲則後世之制多不能復古也士不生

於古而生於今者其終不可以有爲乎昔范太史論封建不可復謂慎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興禮樂信斯言也郡縣之學得賢守令以率厲之其不可以興德行道藝之教乎教化行習俗美材賢盛所謂致太平興禮樂者亦不外此是卽古之治教也奚擇於今之制哉元氏縣治之東南舊有學自宋以來徙置不常元末燬於兵燹國初詔天下郡縣皆立學時縣令謝止始卽故址創造之正統間令張昊又拓舊規增構之歲久且敝壤成化己亥冬山陰王侯鑑之以進士出宰是

邑詣學謁廟願瞻惕然遂有作新之志已而鳩材庀工
視其敝而弗完者修飭之壞而弗存者重創之首飭禮
殿與聖賢之像次飭講堂與師生之廬遂創殿外廡東
西二十六間南北一十二間又創戟門靈星門學門總
若干間戟門之前鑿泮池跨以石梁翼以甬道學門之
外建牌坊二左曰騰蛟右曰起鳳廟學於是煥然一新
經始於庚子之春三月落成則其冬十月也侯爲邑敏
於政治而篤於教化先時士風民俗寡文鮮禮科第屢
乏侯欲振厲之每引諸生取聖經賢傳親與講解勉其

修德學文以爲世用又取先儒家禮鄉約俾邑人講習以善其俗且躬率諸生行冠禮於明倫堂上縱齊民觀之莫不企竦悅慕於是士奮於學民趨於禮翕然嚮風矣以余觀之侯其可謂賢令哉不惟作新廟學而又能作新其士民如此蓋所謂由今之制循古之道以興其治教者乎積久不倦則德行道藝無不可成而況射策決科何患乏人然侯且將遷擢弗克久於是以及其成也惟後之人勿替引之則是邑材賢昌而風俗厚其可必乎余於侯爲同年而其學之教諭楊欽訓導萬貫具

疏其事以求余記不容以蕪陋辭故爲書此使刻示後人且以厲世之凡有治教之責者勿諉以古今之制殊而不以化民成俗爲務云

齊山書舍記

中書舍人烏傷王君允達翰林待制贈學士忠文公之曾孫也始忠文公家邑中嘗作書舍以華川名之後徙居邑南十里齊山之陽至允達作書舍遂名之以其山以余爲同年友屬爲之記余素拙於文辭又見華川書舍當時名公所爲記十數篇鏗鏘焜耀震駭心目恍然

自失故於齊山書舍不敢措一辭久之允達謝病南還
促之不已迺始強爲之言余聞葵之儒先有東萊呂成
公者得中原文獻之傳以斯道自任嘗舉進士歷官著
作郎未盡其用尋以末疾請祠而歸立言著書一時英
偉卓犖之士皆歸心焉葵城中麗澤書院是其會友之
地也自是鄉人嚮風材賢繼作以道學文章事功名世
者比肩接踵二百年間葵之文獻爲最盛蓋自成公倡
之逮至國初又有忠文公與宋太史公竝以奧學雄文
任大制作然皆於成公拳拳焉欲紹承之觀諸續大事

記思媿人辭可以見二公之志矣然自忠文死節滇南太史謫死西蜀鄉邦後進無所師承而婺學日微又百年於茲矣計其盛時師友講習之居典籍儲藏之所探簷大廈岌業相望如麗澤華川者不知其幾暨其衰也先哲凋謝書亦散逸齋舍圯而不復者多矣獨允達能襲華川之書香復構齊山之書舍種學績文修德厲行慨然以紹家學繼鄉賢爲志旣成進士爲天子文學侍從之臣亦將代言經國如忠文公之任者今迺以疾辭歸人缺望焉豈天欲復興婺學故使允達不究其用歸

倡其鄉人如成公之爲者乎允達勉哉他日金婺之墟
文獻之懿復如往時之盛其必自允達始使人謂婺學
之盛於前者呂成公倡之婺學之復盛於後者王中舍
倡之則齊山之名可以增光華川比美麗澤矣余文雖
拙亦或因是以獲知言之名不亦與有榮哉余之所望
於允達者若是故記之若夫山川之形勝與興作之歲
月皆得以略云

和樂樓記

寧海有處士曰呂公彥翰今茂州太守彥成之伯兄也